

鄆陵文獻志

鄢陵文獻志卷二十四

鄢陵蘇源生菊邨纂

人物志一

先達

漢

孫寶

漢書列傳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一

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慚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

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會益州蠻夷犯法

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徵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坐事免官哀帝卽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冤之寶奏請復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舋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迺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傳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

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勢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悅以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其免寶爲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爲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

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祀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卽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卽訊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長

新纂堂谿典潁川鄢陵人官五官中郎將熹平四年

與議郎蔡邕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

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

許之又奉使請雨崇高廟因上言復崇高山為嵩高

山本後漢書蔡邕傳及東觀漢記嵩高山石闕銘

雨崇高廟典大君諱協字季度自為郡主簿作闕銘

文後舉孝廉西鄂長早終敘曰於惟我君明允廣淵

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我而高不朽實有立言翁方綱

兩漢金石記云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八分書十七

行先攷後漢書延篤傳曰少從西鄂長郡谿典受左氏傳

有定陵陽今拓本上一字微露左直似是隲陵

也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有山劉昭註山海經謂

為太室之山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啟母冢以此

則碑所謂郡主簿者即穎川既與陽

城合季度又與西鄂長合似乎此季度者即堂谿

典允然是銘請雨嵩高及蔡邕傳與五官中郎將堂

文獻志

卷二十四

四

谿典奏正定六經文字二事相合並在熹平四年而

延篤終於延康元年其受業於

受業馬融之前况以銘造於延光二年下郡主簿時

作闕銘文此開闕銘久且五官中郎將不當舍其大

年相去五十三歲之銘皆言為西鄂長之

而先賢行狀及此銘之銘僅言西鄂長不其大

官而專舉其微者合此數則高之度為西鄂長之

一人恐未必是書石經請雨嵩高之度矣友人張

石公欲讀大為太謂典之先人諱協字季度此則於

情事時代俱可通按鄭固碑云大男孟子有楊烏之

才年七歲而天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據此文以君

與夫人並言正是大父之母之稱當是漢時有此語耳顧

不知後漢書延篤傳注何有禱谿典字尚度為西

鄂長之語若至熹平四年寫經禱谿典其人尚終已

在其門徒延篤後八年矣又安得謂為早終乎

記蒙按後漢書注以典為穎川人登封志中州金石

後漢屬石闕川史舉其郡名碑詳其縣名耳

魏

庾疑

新纂庾疑字邵然潁川人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散  
騎常侍蘇林常稱爲當世令器正始中疑與尚書黃  
休散騎常侍荀凱遞薦隱士胡昭曰天真高潔老而  
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格時  
甚稱之

本三國志管甯傳晉書庾峻傳及裴松之三國志註

晉

庾純

晉書列傳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  
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五

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  
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  
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  
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  
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  
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  
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凶凶由  
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  
爲之凶凶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  
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

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求入  
重罪御史中丞孔恂亦劾純詔免純官又以純父老  
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  
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  
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  
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  
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爲純  
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  
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

爵士西曹掾劉斌議以爲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  
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  
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者必以情割其義純兄  
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  
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  
父在界內時得自啟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  
愚以爲非禮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  
家不爲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  
十不爲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  
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

曰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旣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厯職内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

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於是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者順義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能温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



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  
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齊王劉掾之議  
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昉  
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  
德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祿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爲  
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昉敢  
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昉  
坐免官初昉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昉整麗車服純  
率素而已昉以爲愧恨至是毀純昉旣免黜純更以  
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

文獻志

卷二十四

八

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  
少府年六十四卒子粦

庾粦

晉書列傳庾粦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  
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粦與博士太叔廣劉  
暉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  
峻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  
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  
大啟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  
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

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  
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  
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  
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  
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  
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  
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臺司虛  
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  
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  
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聞舊小加大也不在庭

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  
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  
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  
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  
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建東海也  
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  
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  
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  
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  
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三千里違舊章矣剪草議

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  
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  
司尚書朱整褚碧等奏勇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  
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勇等八人付廷尉科罪勇父  
純詣廷尉自首勇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  
廷尉劉頌又奏勇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  
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  
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  
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  
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勇等

文獻志

卷二十四

十

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  
言以干亂視聽而勇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勇及家人  
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  
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  
死命秀珍勇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  
於國子祭酒

庾琮

新纂庾琮字子躬

蒙按晉書庾峻本傳二子珉數無琮劉孝標世說註引虞預晉書云

庾琮太常峻第二子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

仕至太尉掾有廢疾甚知名

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王長史

濛

是子躬外孫丞

相王導 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本劉義慶世說新語及劉孝標

世說註

庾琛

新纂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永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命虞預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琛善之皆施行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本晉書外戚傳參晉書虞預傳

庾亮

晉書列傳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

文獻志

卷二十四

十一

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凝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

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旣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閒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

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厯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

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  
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  
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旣招殃國爲之弊其  
故何邪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  
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  
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  
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  
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  
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  
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

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  
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  
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  
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款  
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  
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旣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  
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後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  
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  
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

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允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旣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

於是出温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羨宗帝室近屬羨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瑯琊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温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温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厯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

不能制峻乘勝至於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  
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陳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  
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  
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  
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温嶠嶠素欽  
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  
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  
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  
侃不覺釋然世說新語云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  
難謂必戮庾可以謝峻庾欲奔竄則不  
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温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  
拜必無它我爲卿保之庾從温言詣陶至便拜陶自

文獻志

卷二十四

十五

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爲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  
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  
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

邪便談宴終日亮嗽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  
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兼有爲  
政之實旣至石頭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  
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  
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温嶠舟亮得進見稽  
顙鯁噎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  
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尙書侍中手詔慰諭  
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書謝罪優詔答之亮



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  
求外鎮自効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  
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  
受命鎮蕪胡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  
親征於是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  
允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  
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  
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効命亮何  
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  
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

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  
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  
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  
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  
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  
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  
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囂爲輔國將軍梁州  
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  
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於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

石頭城

十七史商榷云下文亮上疏言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時亮欲北伐石城在襄陽故足

爲諸軍聲援若石頭城則在金陵矣必非也

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

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尙強並佃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並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

文獻志

卷二十四

十七

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晉書成帝本紀云咸康六年春正月庚子都亭侯庾亮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諡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直臣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強馘滅計之以事則

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宏得効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效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膺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嘆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

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彬羲蘇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温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

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

世說註引庾氏譜云庾會字會宗太尉亮

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蒙按會即彬也譜與史異疑譜為得之譜又云咸和六年遇害按蘇峻之亂

在三年當是譜誤也

羲少有時譽初為吳興內史

世說註引徐廣晉紀云庾

羲字叔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

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

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措賈誼嘆息猶有積薪  
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  
不燭宏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  
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宏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  
下少垂察鑒其詩文多不載羲方見授用而卒子準  
大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  
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世說新語註引徐廣晉紀云  
庾綸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  
以文談致稱于時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以書諫曰承  
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

文獻志

卷二十四

十九

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  
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  
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  
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  
漕供繼有泝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  
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  
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維思不見其可此明闇  
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詳  
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  
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

逾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其可者翼甚奇之升平中  
代孔嚴爲丹陽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  
恪爲中領軍卒於官子恒世說註引庾氏譜云恒字敬則尚書僕射  
贈光祿大夫

庾懌

晉書列傳庾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  
西陽王羨辟不就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  
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沖中軍司馬轉散騎侍  
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  
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二十

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  
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氏羌諸軍事懌遣牙門  
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  
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  
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  
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  
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  
口冀一安穩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  
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  
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

軍事假節鎮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  
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  
繁奏夔牙先領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  
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卒時年五十贈侍衛將軍  
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  
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甯夷護  
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  
子元之官至宣城內史

庾冰

晉書列傳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二十一

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嘗以爲庾  
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  
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  
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  
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于吳中時健黨  
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  
進赴於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  
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  
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  
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

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宏况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元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於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

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讐也此之厚幸可謂宏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爲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甯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

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  
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  
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  
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  
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  
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  
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纁以宏聽納今強寇未  
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  
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  
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

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  
納雖日總萬幾猶兼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  
良有以也况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  
其運否剝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  
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  
下宏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勤訓督  
以爲務廣引時彥詢於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  
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  
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  
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旣思日



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詞盡頃之獻皇后臨朝

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卒

晉書穆帝本紀建元二年十一月庚辰車騎將

軍庾冰卒

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成祀以太

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

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為長史江彪曰吾將逝

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

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

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邈柔希字始彥初拜

祕書郎累遷侍中出為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既后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二十四

之戚屬冰女又為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

中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蒙按晉書哀帝紀云隆和元年二月

辛未以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丕庾亮傳云在太和中者誤也蘊

為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

世說注引庾氏譜云庾友字惠彥

倩太宰長史

世說注引徐廣晉紀云庾倩字少彥

邈會稽參軍柔散騎

常侍倩最有才氣桓温深忌之初慕容厲圍梁父斷

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

希坐免官頃之徵為護軍將軍復以罪免遂客於晉

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

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為東陽家於暨陽及海

西公廢桓温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

資治通鑑云庾蘊素

與桓温有隙温惡庾宗强欲去之咸安元年十一月辛亥使其弟秘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武陵王晞及太宰長史庾倩散騎長史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丙辰庾倩庾柔皆族誅

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於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鳩而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沈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温始知之遣兵捕希武沈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北平司馬卞眈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仗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温廢帝殺王稱海西公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二十五

密旨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爽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軍都護郭龍等集衆拒之卞眈又與典阿人宏戎發諸縣兵二千並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温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於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庾條

晉書列傳庾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爲冠軍將軍臨

川太守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卒官贈左將軍

庾翼

晉書列傳庾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宏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二十六

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弗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

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寇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於辭色將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

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不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旣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甯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愆

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眊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瀆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眞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

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並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温可渡及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暫帥所統致討山北并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

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摎乘停當  
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穡穀草不充  
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  
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  
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沮計襄陽荆楚  
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  
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  
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  
恩志存立効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  
憑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二十九

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穡穀以伺二  
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  
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  
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  
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  
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愨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  
在馳遣啟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

次襄陽

世說新語註引庾翼別傳云翼爲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

何以報國雖阻險塞胡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  
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  
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  
大會

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成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

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以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熹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穆帝本紀永和元年秋七月庚子庾翼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翼卒未幾部將于瓚戴羲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彪司馬朱熹將軍袁真等

共誅之爰之有翼風

世說註引庾氏譜云爰之字仲直小字園客

尋為桓

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

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於豫章

世說註引晉中興書云爰之徙於豫章年三十六而卒

宋

庾悅

宋書列傳庾悅字仲豫潁川鄆陵人也曾祖亮晉太

尉祖義

蒙按義晉書作義

吳國內史父淮

蒙按淮晉書作淮

西中郎

將豫州刺史悅少為衛將軍瑯琊王行參軍司馬徙

主簿轉右長史桓元輔政領豫州以悅為別駕從事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三十一

史遷驍騎將軍元纂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

陵王遵承制以悅為甯遠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

以病去職鎮軍府版咨議參軍轉車騎從事中郎劉

毅請為撫軍司馬不就遷車騎中軍司馬從征廣固

竭其誠力盧循逼京都以為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

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

廿二史攷異云司州下有

脫文當云司州之恆農揚州之松滋也

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從東道出

鄱陽循遣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嶠悅破之進據豫

章絕循糧援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鄉曲士

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右長史暫至京邀府



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躋  
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  
此堂見讓悅素豪竟前不答毅語衆人並避之唯毅  
留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  
歡俄傾亦退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  
殘炙見惠悅又不答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  
州內地治民爲職不宜置軍府上表解悅都督將軍  
官以刺史移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惔領千兵守尋陽  
建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挫辱悅  
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有八追贈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三十一

征虜將軍以廣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庾登之

南史列傳庾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  
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疆濟自立  
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討桓元功封曲江縣五等  
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  
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  
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卽日恭到初無  
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  
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修短之命位

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  
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何承天戲之  
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  
承天爲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  
嘲後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  
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已志義康  
不悅出爲吳郡太守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  
軍未拜卒子仲遠蒙按仲遠宋書作冲遠初爲宋明帝府佐廢  
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  
謁不替明帝卽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

文獻志

卷二十四

三十二

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

北魏

庾導

北魏書列傳潁川庾導與夏侯道遷俱入魏雖不參  
謀亦爲奇士厯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  
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雋秀  
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  
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中  
卒於青州

